闽南乌山老游击队员之家

中共闽南地委机关旧址位于福建省南部的云霄、诏安、平和三县的边界，其山体主要在云霄县境内，自北而南，绵延百里，是闽粤边区重要山脉。海拔1117米，南北横亘45公里，东西宽20公里，这里夏天温度比平原低3度，环境优美，清泉潺潺，冬无飞雪，夏无酷暑，空气清新，是避暑避寒的“双佳”胜地。

“老游击队员之家”坐落在景区前，内设革命史陈列厅，用照片、文字、实物，介绍乌山革命史，供后人瞻仰。

1928年3月平和暴动打响福建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后，党在乌山先后成立饶和埔诏县委、云和诏县委。

在长期革命斗争中，许多共产党员、红军战士和乌山人组建工农红军第6军第48团、饶和埔诏第三连、闽粤边区独立营、闽南政治保卫队、王涛支队第四大队、钟骞支队、闽南支队等革命武装。

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红军游击队坚持在乌山地区开展活动，传播革命火种，在当时艰苦卓绝的条件下，坚持三年游击战，粉碎了敌人的多番“围剿”，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，而且，在斗争中壮大队伍，至抗日战争前，已成立100多个支部，500多名党员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乌山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以民族大义为重，高举抗日旗帜，不屈不挠地进行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反击，充分依靠群众，度过革命中最困难的时期。

特别是解放战争开始时，中共闽南地委转驻乌山，领导了包括厦门、漳州、泉州在内的整个闽南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和城市第二条战线的斗争。直至配合南下大军解放闽南全境。

在长期革命斗争中，许多共产党员、红军战士和乌山人民，为了新中国诞生，前仆后继、英勇奋战，其中，乌山地区为革命牺牲的干部战士900多人，死难老区群众3100多人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乌山红旗，铸就了历史丰碑，其可歌可泣事迹必将唤起人们无穷回忆与情思。

党建活动一日线路推荐：共闽南地委机关旧址（乌山）——棪树枇杷文创特色村——内洞村—向东渠纪念馆—金汤湾（向东渠八尺门）

（来源：云霄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）

遇见宅兜·浪漫『夫妻树』

在漳州市云霄县下河乡车圩村宅兜自然村公路边，一片茂密的树林旁，有一处明代宅兜庙遗址，现已倒塌，只留一片毁墟。据《云霄县志》记载：“宅兜庙，在十二牌保。建自前明，祀唐陈将军。阁部石斋黄公（黄道周）尝避雨其中，为书‘奕代瞻依’四字额。后庙毁，匾埋土中。及国朝重兴，廓清浮土，匾木已朽，而字迹不灭”。距宅兜庙不远的大别山的山腰上，尚存石旗杆一对，高1.1米，宽28厘米，厚度11厘米。立旗杆者何人？尚无法考证。

宅兜庙遗址右侧旁，参天的古树，郁郁葱葱。有两棵树龄达232年历史的榕树，最引人注目。它不仅高大、挺拔，枝繁叶茂。且树冠大，树形好；树高20余米，胸径2米，相距两米多。原为独立的两棵树，后来越长越奇妙；只见右边一棵榕树将自己的嫩枝条，搭在了左边另一棵榕树的肩上，丝毫没有发现人为地将它们拉扯在一起的痕迹，令人啧啧称奇。

这两棵榕树根部相连，树枝相拥，枝干相互连结起来，形似两人牵手状；虽然不是同根生，却在百年风雨岁月中相互依偎，如胶似漆，恰如一对老夫妻，我搀着你，你扶着我，故被当地人称为“夫妻树”，已成为车圩古村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。

如今，“夫妻树”被当地村民视为忠贞不渝爱情的象征，很多慕名而来的年轻恋人在“夫妻树”前合影留念，还有很多人在“夫妻树”系上红丝带，期望能为自己的爱情做一个美好见证。

（作者：李联明）

一款有灵魂的面——“水面”

在云霄游玩一天，踏过霸气的“将军大道”，瞻仰完巍峨的“将军山”，欣赏了美丽的“漳江”，泡毕纯天然的温泉金汤，余兴未了，是一定要吃一份“水面”的，方不枉此行。

吃面的履历已经有好多年了。面食简朴又花样百出，成为很多人的最爱。宋代黄庭坚有诗曰：“汤饼一杯银线乱，蒌蒿数筋玉簪横”，以“银线”和“玉簪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面的形状色泽及配菜的鲜嫩清脆，令人心弛神往。在常见的面食中，“沙茶面”有沙茶面的泼辣带劲，“手抓面”有手抓面的原始狂野，“卤面”有卤面的丰富浓稠，“快熟面”有快熟面的干净利落……对于这些千姿百态的“汤饼”，裹腹之余会对其品头论足，而云霄的“水面”是很特别的一种。

“水面”类似“清汤面”，吃法与味道却别具一格。面前总共有三大碗，一碗面，一碗汤，一碗配料。面是红红润润的一团，一时不知道要拿它如何是好，怯怯地夹了一小筷往嘴里放，一股老葱头的香气溜进了鼻息，分明是猪油炸过的。那带着香的辣气忽尔传入眼底，使得人怔怔地喜极欲泣，像是在街角偶遇了一曲久违的悠远的老歌，双脚竟挪不开步伐。面很有劲道，弹性十足，据说是一定要在面粉里搅出筋来做的。汤是浓厚醇白的大骨汤，瞅上一眼便知那是花了好几个小时精心熬制而成，汤上浮着几颗大大的白色肉丸子，飘着些许小青葱，模样清新可人。丸子入口嫩且脆，如同外柔内刚的女子，令人不可小视，细品之下仿佛还会嘎吱嘎吱地响动，满腔肉味在口舌之间欢欣鼓舞。那一碗配料呢，是猪的脸蛋肉被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软骨隐约可见，入口松软，下面铺着一层乍烫过的豆芽，水分饱满。吃到猪的脸蛋肉的时候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就着一碗面，吃吃丸子喝喝汤配点干料，在“干”与“湿”交替中慰藉着自己的味蕾，不知不觉时间飞逝。

这是一款会令人又哭又笑的、有灵魂的面，品尝一次就终生难忘。要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吃“水面”那就更有意思了，很多个大碗排放在一起，那阵式让人想起遥远云南的“过桥米线”，充满仪式感，又感觉像是在“玩家家”，兴味盎然。有情人对面而坐，在吃面的当儿秋波荡漾，思绪万千；知已在吃干料时互相调侃，不时爆发阵阵笑声。

这一起吃“水面”的画面不由人想起一个典故。苏轼有一次与佛印大师一起吃面被苏小妹看到，她故意淘气地出了一个上联“面对面吃面”，苏轼对出了下联“人与人论人”，而佛印给出的竟是“心连心贴心”。苏小妹自叹弗如，甘拜下风。区区一次吃面引发了如此这般的文坛趣事，那佛印的下联可谓神来之笔，难怪古代的文人都喜结交参禅悟道的大师，所谓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久而久之，多少感染点悟性与灵气。

夕阳缓缓西下，金色的霞光在大地上闪闪烁烁、若隐若现，路上行人翩翩而过，店内排队等候的客人被热气腾腾的大骨汤散发出来的迷雾所笼罩……“老板，请给我来一份水面”，夜半，被自己的声音叫醒，复又躺下，辗转反侧，我是在想念那一份云霄的“水面”了。

（作者：周丽虹）